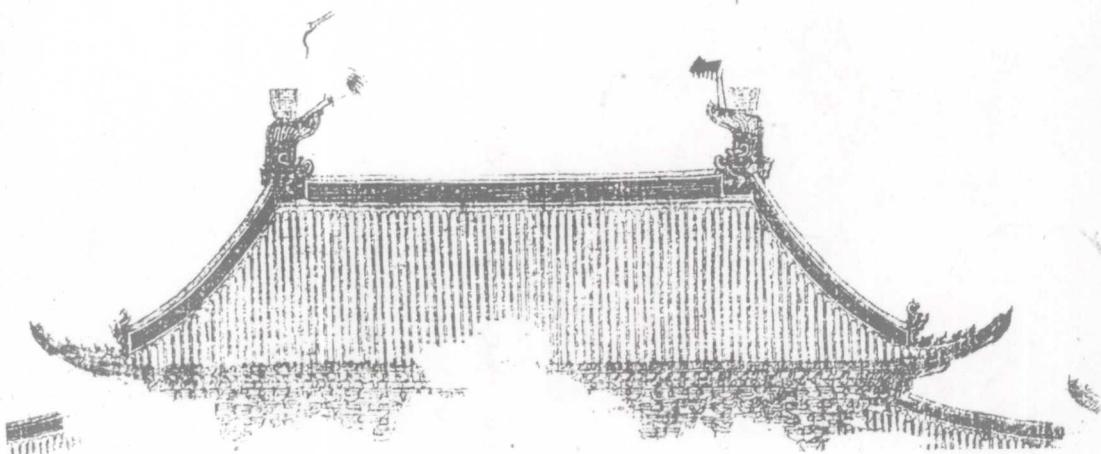




潘维诗选

潘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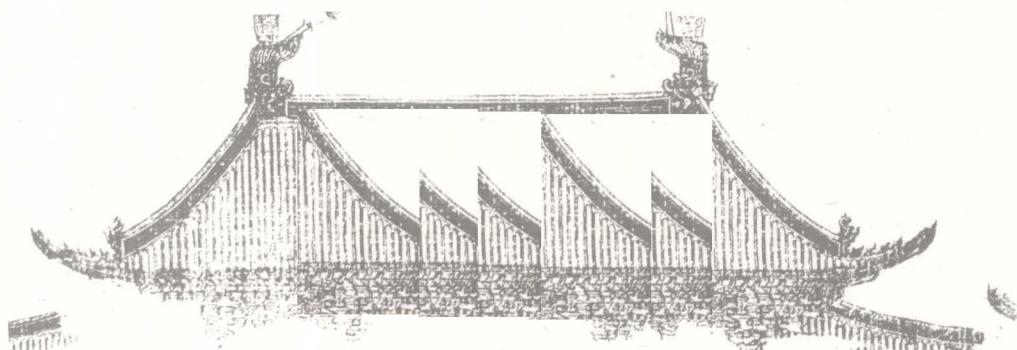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



潘维诗选

潘维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潘维诗选 / 潘维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8.11
(浙江青年作家创作文库)
ISBN 978-7-5339-2688-5

I. 潘… II. 潘…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7495 号

责任编辑 邓东山
封面设计 胡冬梅

潘维诗选

潘维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190 千字

印张 10.75

插页 2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2688-5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自序

我认为古代有几位大诗人曾到达过这种境界：一种直观的汉语语境。他们自在地描写人生经历，描写别离、饮酒和月亮，他们的贡献在于他们用非凡的天赋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更人性的世界观。也许，相比凡俗，我更关心曹子建、杜甫是怎样谈论、描写或理解事物的。因为现实的眼光若没有经历语言的提升，就不会具有普遍意义和思想深度。

写作就是审美，审美就是批判，因此写作就是批判。一首诗是情感、观念、智慧、环境等因素用语言组合的生命体，是对各种因素进行批判而抵达的结果，是精确而非粗糙的结果。诗无须去完成非诗的任务。

写作在很小程度上是个人行为，它更多的是文学行为，再进一步就是语言行为，最后当然是灵魂行为。

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事物。诗歌会比其他语言方式更精深微妙地影响人的心灵。心灵和文学都存在着等级，相互都在寻求对称的信息。

一个诗人不是诗歌的母亲，语言才是诗歌的母体，诗人只是助产师而已。诗人接生出来的也许是一颗嫩芽，也许是永恒之光。

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时间。一首诗是一场信仰仪式，为了文明而做的一场心灵仪式。

我最大的愿望，是在中国文化的风水宝地——我的江南乡土上，谦卑地做汉语诗魂的守护者。

感谢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因为这些诗歌，我获取了人间许多优秀的爱。

2008.7 杭州

目 录

第一辑 鼎甲桥乡(1986－1987)

第一首诗	002
春天一日	003
乡村即景	004
道路有一副孤寂的面孔	005
在遥远的北方	006
风吹着	007
远离人间,为麦种守灵	008
那无限的援军从不抵达	009
春天不在	010
别把雨带走	011
鼎甲桥乡	012
怀念一九八六年	017
丝绸之府	018
灯芯绒裤子万岁	019
看见生活	020

第二辑 不设防的孤寂(1988－1993)

不设防的孤寂	022
紫禁城的黄昏	023

锡皮鼓	024
冬之祭	025
蝴蝶斑纹里的黑夜	029
时光	030
一九九〇年的亵渎	031
在那时	032
登记簿上的夜	033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日记	034
潘维悼念麦克迪尔米德	035
轮回	036
冷漠	037
追随兰波直到阴郁的天边	038
说吧,悲哀	039
舌头下的浪费	040
可以自杀了	041
多冷的光	042
纪念	043
蜡烛用尽了,没有存货	044
日记	045
雪	047
长夜	048
致艾米莉·狄金森	050
框里的岁月	052
一年四季	054
荷马纪元	057

第三辑 太湖龙镜(1994)
 太湖龙镜 060

第四辑 太湖,我的棺材(1995－1996)

被沉重的空气压着	084
月亮	085
倾斜的城镇	087
消失	088
通天的傍晚	089
最后的约会	090
遗言	092
运河	094
沉浸之日	095
我,拥有失眠的身份	096
入侵的黄昏	097
种植在旷野上的那片雨	098
雨水,将耳朵摘入心灵	099
天空的梦遗:雪葬	101

第五辑 隋朝石棺内的女孩(2001－2006)

一月的清晨	104
江南水乡	105
日子	108
雉城	109
致郊外的一位女孩	111
给一位女孩	115
乡党	116
她的简历	117
隋朝石棺内的女孩	119
白云庵里的小尼姑	121
梅花酒	122

秋祭	124
梦话从前	125
童养媳	126
香樟树	127
小城之秋	128
吐峪沟村	129
初春	133
风月无边	134
莫名的纪念	136
苏小小墓前	137
小男孩：泉子	140
进香	142
炎夏日历	144
箫声	148
梅花开了	151
ZXH画像	152
短恨歌	155
饮食：致青海马非书	156
同里时光	159
立春	160
冬至	162
除夕	164

第一輯 鼎甲橋鄉(1861-1987)

第一首诗

在我居住的这个南方山乡
雨水日子般落下来
我把它们捆好、扎紧，晒在麦场上
入冬之后就用它们来烤火
小鸟儿赤裸着烫伤的爪
哭着飞远了
很深的山沟窝里
斧头整日整夜地嗥叫
农夫播种时的寂寞击拍着蓝色的湖岸

1986年

春天一日

一百只蝴蝶经过一个村庄
一百条道路在水里流淌
这个早晨，这朵花
还有新嫁的女子
全是春风留下的一阵鸟叫

香气走来走去
一头撞上石墙
我午睡时那棵晒裂的桃树
霎时泛出青绿

到傍晚，红玉米淌出血来
太阳的牛耳朵阴惨惨停在半空
泥泞、离别和小麦
盛满马槽
我与悲伤共饮那雨水
这一夜，星光黯淡

乡村即景

邮车被一阵钟声挡住
被早晨的微光挡住
被房梁上的旗帜、橘香和幽静挡住去路
河埠头女人的话语
渐渐明亮，上升
这炊烟充满秘密

多彩的街道，空气新鲜
节日的水罐
托在乡村的头顶
孩子们脚步摇摇晃晃的
不时泼下一些快活，一阵陶醉，一片哭号
我的耳朵啊
极度疲劳，极度疲劳
就像一对布谷鸟
无法落在粮食多的地方

道路有一副孤寂的面孔

道路有一副孤寂的面孔
只要你贴近它
就会有一条冰凉的车辙吱吱碾过你的头顶

就会有更深的痛苦
产下虫卵

就会有人抛弃我们
或者是我们远离了村庄，酒，爱情

就会有灵魂历遍地狱
使自己变成泉源
变成透明
然后用剩下的唯一的手臂
去支撑满天的星辰

或者将呼吸投向大地
一把抓住那淡蓝的雨水

在遥远的北方

在遥远的北方
悲痛杀害了麦子
小小的死亡一批一批地被薄冰运走
说着再见再见

和木炭一样
光线的火钳把我镊到那个地方
那里，季节暗藏在辣椒里
三角形、圆锥体在草木鸟兽的肉里生长

但随着祭奠的狂欢来临
雨雪覆盖了几公里之内的山路
村庄越挤越小
直至缩成我漂白的衣袖上
一粒黑色的纽扣

走近一看
才发现是局外人留下的石磨

风吹着

风吹着
风把我的棚屋吹得比遥远还渺小
风唤醒了我体内的蛮牛

并用成百的少女引诱我
到那绿色的泥床上

如一匹长长的白布
有几处地方已被欢乐弄脏
风穿着一双窃窃私语的草鞋
风的耳朵是一串串暮色中的山楂果

贫穷的风
擦亮了丛林的情感
没有犄角的风
和满地的雨点、麦子一起舞蹈

手握一面崭新的铜镜
风无形而迷乱地消灭了我

远离人间，为麦种守灵

马车转一个弯
春天就出现在眼前了

晨光里，鸟啄衔来杂草、谷粒和石块
用唾沫建造迷惘的仓库

一棵树，一阵裸体的风
及清凉的尘土
用绿色将我点燃

我住在锄头的灵魂里
忘却了阴谋与工作
如远处那片湖泊——
一个玻璃孩子
减轻了乡村的痛楚

从我的每块骨殖里渗出的光亮
远离人间
为麦种守灵

那无限的援军从不抵达

从生到死
那无限的援军从不抵达

从孤寂到喧嚣
没有一片树叶抬头
光线的钉子钉入我们的器官
我家乡的风光被缝织在茅屋与阴湿的冻土上

而透过丝绸轻柔的压迫
那些乳房,少女们的乳房
正和根须一道喘息
用疲倦、雨声、山谷哺育着一片醉酒的和谐

而我在秋天的怀里哭泣
我松开火焰的缰绳,水的马蹄
让骄傲把人类的第三只眼睛踩瞎

我保存了最后一滴贵族的血